

財用考
國用

文獻備考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六十五

校正

財用考一

有一身之財有一家之財有一國之財而用之各有其道得其道則財恒足不得其道則財恒不足此則身與家國均耳我東方壤地褊小不及於中州之一省而三面環海土田膏沃間多有深山巨澤寶藏興焉真所謂衣食魚稻之邦也檀箕鴻荒之世韓濊分裂之時固不足徵焉雖以高麗統三富強之業降

及季世國用殫竭家抽戶歛史不絕書裕於
節用匱於濫費此可驗已於休我朝儀章典
則動擬中華文治太盛財用不贍固其勢也
然倉廩府庫之積錢穀甲兵之殷雖不古若
列聖相承克昭儉德節以制度民無加賦式
至今休於戲盛哉大抵財為國用而必待漕
運然後可以流通民生日用魚鹽是資理財
者不可不勾管至於錢布金銀何莫非財用
而皆所以利用而厚生者故先之以國用次
以漕運魚鹽又以錢貨終焉是為財用考第

十五凡九卷

國用一

新羅之制王日飯米三斗雄雉九首太宗八年自減
百濟除盡膳時和歲豐布一疋直租三十石或五十
石民謂聖代王

補孫穆鷄林類事曰五穀皆有之梁最大無秫糯
以粳米為酒少絲蚕每羅一匹直銀十兩故國中
多衣麻苧地瘠唯產人蔘松子龍鬚布藤席白磬
紙

文獻通考曰高句麗王亦有分地以供私用王母妃

主世子皆受湯沐田上下以賈販利八為事

北史高句麗傳曰稅布五匹穀五石游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匹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

北史百濟傳曰其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量歲豐儉差等輸之

高麗太祖即位初詔曰恭封主以民從欲惟事聚斂

自今租稅征賦宜用天下通法以為恒例

見田賦考

光宗十二年置修營宮闕都監制作踰節一歲費用足為太祖十年之費

景宗

原本作光宗
依田賦考釐改

即位初定州縣歲貢之額

見田賦考

補成宗元年制令民間貸債出息者子母相侔更勿取息

補高麗史凡公私借貸以米十五斗取息五斗布十五匹取息五尺以為恒式

補顯宗二十二年教公私貸民穀者只取其本蠲其息

靖宗二年中樞院奏伏審制旨令進人蔘三百斤近來所進一千斤足以供御用國府之貢皆民膏血不可妄歛乞勿令復進王不悅門下省駁奏古之帝王節嗜欲去奢侈恭己修身虛心納諫所以養民庶而

致太平之業也今災變屢作所宜齊心責躬豈可枉費無益之需以損民之膏血乞從密院所奏從之

補九年判諸公私米布貸者身後後勿許追徵

補文宗元年立子母停息之法貸一石者秋納一石五斗二年一石十斗三年二石四年停息五年三石六年後停

三十年立祿俸以左倉歲八米粟麥摠十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六石十三斗隨科準給西京官祿以西京太倉歲輸西海道稅糧一萬七千七百二十二石十二斗給之外官祿半給於左倉半給於外邑

李齊賢曰文宗躬勤節儉冗官省而事簡費用
節而國富家給人足時謂太平

補肅宗六年詔曰朕以長生庫積粟既多出糶取息
今聞歲久粟腐民或病之其令勾管負買銀布以除
其弊

睿宗三年京畿州縣常貢外徭役煩重銅鐵瓷器紙
墨雜所別貢徵求過濫百姓逃流王命酌定各所貢
物

補麗時末堪為縣者稱所有金所銀所銅所鐵所
絲所紙所尾所炭所鹽所藿所薑所墨所之別而

各供其物於所在之邑

補仁宗五年詔曰無以官庫陳穀扣配貧民強取其息又無以陳朽之穀強民舂米

毅宗十六年諫官伏閣上疏請罷別宮貢獻不聽王酷信陰陽秘祝之說每於行在集僧道數百人常設齋醮糜費不貲帑藏虛竭又多取私第為別宮誅求貨財名曰別貢使宦者監領寅緣營私

臣謹按高麗史曰凡國有大事用度不敷則臨時科歛以支其費高麗自毅明以後國用匱竭諸般科外徵歛之載於食貨志科歛條

者有不可殫記故只錄其略于條

補

麗史有食貨志一曰田制二曰戶口三曰農

桑四曰貨幣五曰鹽法六曰借貸七曰科歛八

曰漕運九曰祿俸十曰常平義倉十一曰賑恤

明宗十五年受私獻毅宗時凡金國所贈絲絹等物
半入內府半付太府王卽位悉入內府賜諸嬖倖府
藏虛竭徵求至此

十六年左倉竭無以頒祿借典牧司布六千匹白銀
六百二十四斤將作監布三萬匹以補之

十八年制曰百姓乃國家根本朕欲其安土樂業故

遣朝臣分憂宣化除歲貢外貢獻之物一坊罷之

權敬中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明宗曾有衆痛之詔今又有懇惻之詔而吏莫能悛民不底綏者非令之不善也乃行之之誠未至故也

補三月又下制各處富強兩班以貧弱百姓賒貸未還劫奪古來丁田因此失業益貧勿使富戶無并侵割其丁田各還本主

熙宗四年改營大市左右長廊又構太倉南廊凡一千八十餘楹經用不能供五部坊里兩班戶歛米粟

餽貸供役兩班坊里之役始此

高宗十二年築地庫於太倉備火災也可容二十餘萬斛

補十八年令百姓出衣有差以助國贐諸王宰樞以上卷錦二色綾衣三四品二色綾衣五品權叅以上綿紬衣各一領

補四十年以進奉及饋遺蒙古諸官人永寧公妃主妃母洪福源等金銀布帛不可勝計府庫皆竭令文武四品以上出白金一斤五品等布四匹權叅以上三匹八品以上一匹以充其費

四十二年蠲諸道郡縣三稅外雜稅

詳見田賦考

補時庫

廩告竭王減晝膳

補四十三年以蒙兵停發六道宣旨使用別監時奉

使者剝民橫歛以固恩寵民甚苦之反喜蒙兵之至

補四十六年遣太子俱奉表如蒙古歛百官四品以

上各白金一斤五品以下布有差銀布以充其費以

國贖馱馬三百餘匹馬不足抑買路人馬以故乘馬

者少

元宗元年中書門下奏收外官銀器於新興倉以

支國用

補二年遣太子諶如蒙古令四品以上出銀一斤五
品白苧布二匹六品一匹七品以下二人并一匹以
助行李之費

補五年命外方各道科歛白銀以備親朝盤纏時蒙
古徵索無厭王置盤纏色以備朝覲行李之資民多
飢饉

補七年遣使購富民金銀又令四品以上出銀有差
以充國贐

補十一年命宗室百官出紬絹有差以供軍衣

十二年初置百官祿科田

詳見田賦考

至是宰樞請悉屬

迎送庫以充國用王不從時國用虛費大府虛竭官吏不堪徵責太府注簿姜渭贊等祝髮而逃內莊亦匱御供闕一夕洪子藩言於王曰若欲修德莫如省太府供御之費禁市肆侵割之害王默然

○補命有司歛銀物布貨宰樞各出白銀一斤三品紵布四匹四品三匹五六品二匹七八品一匹以充親朝之費

○補又以蒙古軍馬久留供給不支歛馬料于京中戶二碩民多逃乃減一碩○十三年又歛馬料于各品有差

補 十三年世子諶如元出太府黃金長興庫白金及諸寺剝銀有差又令宰樞承宣以上各出一斤以充行纏

補 十四年令六品以上出酒有差以餉軍士六品以下輸馬料于開城又令百官出銀有差以充世子嘉禮禮賓之費

忠烈王元年時帑藏匱竭令文武百官以至致仕官貧及坊里編戶各出銀布有差以充國用自是以為常例又置盤纏色自諸王宰樞至坊里歛銀一斤至一兩有差王將入朝故也後以為例時府庫殫竭無

以生財令無功及不次而求官者科等納銀國贖都
監而後授職時齊民苦於徵歛爭屬鷹坊而王所知
之實戶則二百五戶餘皆壁偉之私屬皆歛銀布時
人語曰飼鷹非肉銀布滿腹補大府注簿卓之琪不
堪供費之煩重祝髮為僧

補尹諧從忠烈王入觀掌行李供用之資及還歸
其餘于國贖

補金方慶嘗為上國進奉使凡國贖金銀等物或
負闕而無受之者在行人唯所用之方慶皆特還
而歸諸庫

③補三年中即將曹允通初以善碁被召入元帝謂曰世傳人蓼出汝國者甚佳汝能為朕致之乎對曰若使臣採之歲可得數百斤帝命遣之自是允通歲巡州郡發民採蓼或小有朽販或非地產而未及納期輒徵銀幣以營私利民甚苦之

③補趙仁規使麾下卒誘南京民八人為獺戶民之逃賊者多附歲納獺皮于敬成宮半八仁規家四年命宦者金子廷等考太府歲入時太府以內僚口傳內侍院傳請舉行府藏殫竭金周鼎患之謂子廷等內僚之首可以抑此弊遂請王以子廷等為別

監考太府歲入以減其費其後口傳傳請益繁而內
僚引例求焉各司別監莫之能禁矣

都評議使言太祖奠五道州郡經野賦民皆有恒
制近來兵饉相仍倉儲懸罄橫歛多逋戶衆宜括
民戶更賦稅由是累發計點使而未見效

補五年王以晉州所貢綾羅品廢罷左司議大夫權
昞官以昞前按慶尚道折減貢絲之價故也宰相言
昞為民革弊而得罪則孰有憂民者哉尋復其職

補六年監察司言頃在江都貢賦粗足今左右倉之
入頓減而又置大坊廚及外漆色鞍色阿闍赤等各

所賜食皆仰給右倉請除之又諸道按廉使別監皆憑藉上供歛民紬苧皮紙脯果等物賂遺權貴請皆理罪王不從只許除紙貢

補七年内僚河汭稱旨取國贖庫金銀紬紵分賜嬖幸皆朝覲盤纏科歛者也

補公主聞皇后訃音科歛銀苧

補八年蠲征東戰亡者欠負官錢

補十年王及公主世子如元扈從臣僚一千二百餘人賫銀六百三十餘斤紵布二千四百四十餘匹楮幣一千八百餘錠

①補十三年公主遣中郎將鄭允耆入江華搜奪民所藏白銀五十斤

②補金羅道王旨別監權宜以銀四十斤虎皮二十領獻世子以助行李之費世子曰此物皆剝民歛怨非吾所欲遣人悉還其主

十四年兩府宰樞議先王設倉廩儲蓄積以充國用而備凶荒比來郡縣惟患賦稅多欠百官月俸且未准給國家如有不虞之需將何以支宜立直倉負吏據兩班祿科田數當秋科歛以贍其用從之於是張榜約日歛米隨品有差至於工商賤隸科等收納時

王別置御庫名曰內房庫使黃門一人掌之分遣朝臣于各道稱爲勸農使擇公私良田聚民耕種除其貢賦又牒郡縣戶歛銀紆皮幣油蜜至於竹木花果悉皆徵納輸之內庫勸農使緣得六品而往者不數年間超拜大官或登樞府由是爲勸農使者爭以培植聚歛爲事郡縣日益凋弊內庫之物王即分賜諸黃門及左右嬖幸亦無所儲

洪子藩上書曰國用漸乏除積勞者有功者從王入朝者外新除官者隨品納稅以資國用

鷄林舊有一庫名甲坊賦民綾羅貯之充貢獻羸

餘甚多皆為留守所私忠烈王時權臣撤甲坊以其綾羅支三年貢更不賦於民

○補伍允孚因星變白王以公主食邑安東京山府布帛歸于左倉以充百官俸

○補二十一年以世子請婚其費不貲料歛七品以上白金又減慶尚道租稅分付郡縣每白金一斤折米三十碩徵求急於星火民甚苦之又遣中郎將宋瑛等航海往益都府以麻布一萬四千匹市楮幣王欲親往為世子行聘禮乃於金羅忠清兩道家抽麻布以軍糧抑買怨讟并興○公主遣宦官諸道求人參

松子先是公主科歛人蔘松子送江南買賣甚獲利故特遣內官雖不產之地悉皆徵納民多怨咨

○二十二年中賢洪子藩上書請國贖勿用牛馬且禁以牛馬出境和賣者又曰諸州之吏留京聽候者謂之其人外方多故其人或闕計其年月以徵其傭所以州縣日漸殘弊請量減之

二十四年置有備倉時群小得志貪殘斯作貢賦不足經費難納國家有事則必自文武庶官至民庶歛銀布玉以為富國莫先於農設典農司又置有備倉以應倉卒之需以護軍裝庭芝幹其事科外箕歛民

多怨之

補二十五年流監察使蔡禍于海島禍監左倉頌祿有內豎傳旨輸米若干斛以給宮人禍曰今日所頌府衛將校之祿也若輟與內人恐虧聖德固沮之玉怒流之

忠宣王即位初王諭諸道務農使曰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如有緩急猝索於民欲民之無怨而集事得乎凡民匿于豪強之家者日益富逸子遺殘民困於賦歛此專是奉使者徇私背公之致也予其憫之爾其各體予意痛革其弊其有不從者隨其所犯處

決然後申報僉議府

○補又下教曰市肆商賈貿遷有無資生在前迎送國
贐宴禮諸色官虛給文契取用百物不還其直甚者
公然攬奪怨讟不小宜令各司檢考文契如數歸還
今後盡行雇買不得繹騷又外方民吏每因科歛煩
重至有轉賣男女貨物納官積年未還實可哀矜宜
速公還其直付其父母

○補王被留在元五年財用匱乏潘王之黨知其然封
府庫以沮輸運執義尹宣佐檄察官趙瑄督責輸運
乃行○在元資用闕乏衆議以為就富家借錢令本

國償之金怡曰本國素無蓄積近因父王赴都府藏
罄盡且歛民間公私俱匱今官自稱貸而欲令民償
之如小民何衆從之

忠肅王元年以知密直事蔡洪哲為五道巡訪計定
使內府令韓仲熙為副使民部議郎崔得杵為判官
將式目都監所啓條畫酌定損益傳旨曰巡訪計定
使蔡洪哲等所定貢賦視州郡殘盛均定其額以贍
國用要令百姓安業

補五年教曰償債之法止子母停息而貪利之人增
息無限貧者賣妻鬻子亦不能償其本息相當而猶

責償者收取文契以給貸者

補九年時王八元瀆王惡本國多輸錢財于王所遣其臣楊成柱以帝命責徵所輸錢財令各倉司刷送所輸文字獨司僕副正韓宗愈與金仁衍不聽

補十一年王遣賫成事韓渥來欽盤纏布

補十二年下教公私諸債年月雖多止還一本一利如有例搜文契恣行不法者官治其罪貧民未償宿債賣其子女者所在官司贖還父母役使歲月既準其價官收文契各令放還

十五年王將入朝置盤纏都監令百官及五部坊里

出亭布又於京畿八縣民戶歛布有差於是姦吏因緣橫歛中外騷擾

○補後元年王在元以行邸用度不足科歛文武官布貸抽索富人財蔣伯祥謂蔡洪哲曰君為老相強歛民財何也洪哲曰非吾過也今王在京邸多所須用有旨徵錢府藏虛竭不堪支用不歛何為

○補八年前王即忠惠王私置寶興庫

忠惠王後四年

原本作四年今釐改

政丞蔡河中等請蠲職稅

不從先是嬖人寧夫金承命從江陵道索人蔘時蔘貴不多得懼王罪已擅徵職稅還說王曰臣於江陵

道見有職者退居鄉里病民煩衆故臣為殿下徵其
職稅歲諸州郡以待上命有職居外者非獨江陵五
道皆然若從臣計有利於國王納之代言閔浚勸之
於是分遣嬖人諸道徵職稅六品以上布百五十匹
七品以下百匹散職十五匹人聞令下或挈家登山
或乘舟而遁焚山澤而索之禍及於族民甚怨之故
河中等請除其弊王欲從之浚又勸之徵稅益急慶
尚道有一敬貧同正者貧甚賣盡家產不充其額其
女痛父被辱斷髮貿布以納父及女皆縊死又徵船
稅雖無舟者亦被其害其船稅財帛巨萬途道轉輸

牛馬踣斃沿海州郡之民逃匿山島至有漕運不通
補尋罷五道職稅盡還其主時東界存撫使崔昌義
還以寀夫金侵漁及職稅之弊白玉罷之

補令各寺院買古銅瓶隨等差以進小不下三十口
瓶價更高

補作新宮張榜自宰樞至權務輸材不及期者徵布
五百匹又命百官下至胥吏每二人給五綜布一匹
徵鋤銅二斤又欽諸道銅鐵鑄鼎鑊錡釜納之新宮
於是民間農器盡括無餘

補八月復徵職稅

忠穆王元年李齊賢上書都堂曰德陵作一衣問直則重輟而不為穀陵堂責前王戲金之衣押羽之笠非吾祖舊法有以見國家四百餘年能保社稷徒以儉德也近來風俗窮極奢侈民生困而國用匱請以各務儉約諷上而化下風俗可以歸厚也前者迫徵暴歛之布便合歸於納者然恐官吏夤緣為姦細民未蒙實惠故宜分付諸司以充來歲雜貢令其得免先納借貸之弊三食邑既立之後百僚俸祿不備夫以一國之主取群臣養廉之資以實私藏豈不貽譏後世請聞諸兩宮罷食邑還屬廣興倉充其俸祿州

郡遠年貢賦之逋欠者有司百計迫徵十分莫得其
一祇是歛怨而已望下令自至正三年已前逋欠貢
賦一切蠲免於是宰相相議釐革先罷內乘鷹坊寶
興德寧庫所屬土田奴婢各還本處又發新宮所貯
三食邑布四千餘匹歸廣興倉

補恭愍王元年宥旨公私息錢雖積年月止還一本
一利其寺院常住息錢取利不等或過二分有司量
宜定法毋使任意取息貧民鬻子女如過三年不放
者監察司按廩使痛加理罪

補二年時使价給繹國用罄竭貸永福都監布又貸

富民財

〔補〕羅刷卷都監時人貸官錢逋欠者多故置都監徵之迨及族隣倍收其本人甚苦之前判密直司事金逸逢上書極言其弊請罷從之

五年教以鷄林福州京山府所貢綾羅紬布毋納德泉庫輸廣興倉以補百官之俸鹽稅布三分減一又下旨賊臣之黨擅占山澤重收其稅國用日乏民生益凋自今山林屬繕工澤梁屬司宰弛禁輕稅

〔補〕教曰富戶稱貸取息利中生利貧民朝不謀夕典賣子女甚可哀也仰監察典法司按廩使臨民官盡

心體察凡利中息利者悉皆禁斷

(補)八年紅頭賊入寇都元帥李嵩等度西京不可守
欲焚倉廩退保要害戶部郎中金先致曰若焚府庫
賊乏資猝入京中非計也嵩從之時京城人人皆為
走避計爭以米市輕貨先是大布一匹直米二斗至
是米賤貨重直至五六斗

十一年行宮所需金銀之少王之用度無節洪彥博
白曰內帑之儲何如在都時經費宜加裁省王熟視
不應彥博退曰言不見從是何訑訑也

以調度不給增歛於民大戶米豆各一石中戶米豆

各十斗小戶米豆各五斗名之曰無端米民甚苦之

無端方
言無妨

○補時米四斗直布一匹金銀價賤或有金一錠米當五六石中外皆然

監察司上言大軍之後公私俱匱况慶尚道國之根柢宜廣儲蓄以備不虞今随駕負吏仰資廩給者月費三千餘石朝官衛士不可減省宦官之輩未有定額耗廩太多除供職外餘悉汰去今又軍餉不給而各道賜米頗多自今不得已有內賜則下旨都堂施行

時雲巖寺僧詣都堂請給餉客之米宰相議給轉
輸都監米五十石三宰李成瑞方在告錄事請署
其案成瑞歎曰今須祿不給而雲巖僧惟其所欲
請養居僧則與之請食役夫則與之今又給餉客
之費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用國用焉得不匱遂
不署

補密直提學白文寶劄子曰貧民歲耕數畝租稅
居半故不能卒歲而乏食至明年東作之時稍貸
富戶之粟以備種食今官吏不恤民患以禁富民
縱貸倍息自後勸勉富民優其假貸依例子毋停

息貸者延引歲月而妄訴債主者當科其罪。

⑩十二年教曰債負無文契元借錢人已物故者斷自辛丑十一月以前并不許追徵其贖當子女者計傭令歸父母

⑪王以手教賜嬖人公州倉米按廩使李之恭曰兵糧不可虛以與人不奉命其人訴于王王怒欲罪之都僉議柳淑爭之王怒甚目淑曰事皆由卿等耶淑趨出王復召之淑具以之恭語白王王怒解不復問賜淑黃金以慰之曰賞卿之言也

⑫二十年教曰債負止於一本一利貪利之徒不畏

公法取息無已重困吾民仰中外官司取勘元契果有違犯者將本錢沒官利錢還付貸者貧民或有賣子女者計傭償直令還父母

補辛禍元年宥旨外吏上京因各司催納貢物及徵他欠稱貸私錢倍償其直害及於民仰都評議司置常平濟用庫止取其本以便借用其外方州府亦令置之除任領內倍償之弊各官司除都評議司行移外毋得擅行徵納公私營息錢糧止取一本一利貸者不在母令徵及族人取利中之利徵還貸者洪武八年二月十三日以前典當子女無論久近并許

放還

補二年以倭寇軍餉不足令州郡隨職品出米有差謂之品米

補四年憲司上疏論時弊諸道公庾所儲米豆貧民多糶利其無滋息累歲不納按廩守令互相逮代不能糾察因此國用日就虛竭乞依元糶之額督徵輸倉自今於一石取息三斗以救其弊

補八年置盤纏色令大小文武官吏出馬匹及紵麻布有差以備朝廷歲貢

補十年令兩府至六品出金銀有差又括飲諸道以

充歲貢都堂又取魯國公主殿金銀器以補之

十三年禍令寶源庫進綺絹百匹別監版圖搃郎李
蔓實以庫匱不即進禍怒杖二百又以廣興倉告匱
減百官俸

十四年三翁主諸殿供上之物甚夥常滿庫之布一
月用三千九百匹以倉庫俱竭預徵三年貢猶不足
又加橫歛

補辛昌即位初大司憲趙浚上書曰權勢之家競為
豆市貂皮松子人蔘蜂蜜黃蠟米豆之類無不徵歛
民甚苦之扶老携幼渡江而西願自今抑買之弊一

坊禁止前此被罪奸宄抑買之貨其在民間未畢收者宜令刷括以充官用其鷹鷄貂皮之曲獻乞皆痛禁

補又曰州縣之吏在京典掌其鄉之事曰其人法久弊生分隸各處役之如奴隸不堪其苦至有逋亡者主司督京主人日徵闕布人一匹主人稱貸於人而不能償之直趨州縣乃謂京中貸借倍數督徵縱暴侵掠州縣凋弊項者繕工寺日徵其人之闕以供無名之費至不仁也既不能當其任以供其州之事又不能用其力以供國役徒剥民膏

而用如泥沙斲喪邦本願一坊罷去

補恭讓王元民又上疏曰公私滋息一本一利耳
比來貨殖之徒惟利是視一本之利或至于十倍
貸假之徒鬻妻賣子終不能償供辦都監寶米滋
息無窮至使貸者喪家失業非國家恤民之意也
願自今一本一利毋得剝取

補又曰當農馭民旬月弋獵農失其時民不旦食
若夫鷄豚之畜則取之牢而不擾於民請等鷄豚
場二所一令典廐署主之以奉祭祀之用一令司
宰寺主之以供賓客之須

憲府疏曰今六道觀察使所報墾田之數不滿五十萬結矣而供上不可不豐也故以十萬而屬右倉以三萬而屬四庫祿俸不可不厚也故以十萬而屬左倉朝士不可不優也故以京畿十萬而折給之其餘止十七萬而已凡六道之軍士津院驛寺之田鄉吏使客衙祿廩給之用尚且不足而軍須之出則無地矣而今又欲給私田於外方未審供上祿俸之費津院驛寺諸位之田何從而出乎方鎮之兵海道之軍何以供億乎萬一有三四年水旱之灾何以賑之千萬軍饋餉之費何以供之

殿下不於此時儲國用以足祭祀賓客之用豐俸
祿以厚百官足兵食以養三軍而乃反嫌巨室之
流言不念生民之大害飢三軍而長六道之邊寇
薄俸祿而隳百官之廩恥缺國用而乏祭祀賓客
之供豈經國濟民之政乎願殿下凡居京者只給
畿內田不許外方給之定為成憲與民更始以足
國用以厚生民以優朝士以贍軍食

見田賦考

(補)二年時王賞賜宮中婦寺無節倉無宿儲司憲糾
正李敢分臺豐儲倉乃言曰善治家者必先節用况
為國君濫賜私人以致倉庫虛竭可乎宦官訐之王

怒命囚敢家奴於是同僚朴起等八人皆謝病不出并貶九人皆為監務

三年命三司會計中外錢穀出納時都評議使司專摠國政而金穀出納准六房錄事白牒施行事多猥濫侍中鄭夢周置經歷都事綜理庶務籍其出納弊祛事理

趙浚上書曰今都評議使移文中外官司者皆出納錢穀殺生威福發號施令等事所係至重而使一錄事署名非通變防奸之道也願依印朝謝之例凡都堂文牒必令印之舊制下王牌於諸倉庫

官司必印以行信寶今內翌獨署其名亦非所以防奸也願凡所內用令都評議使供之母下王牌以塞內豎盜竊之源

鄭道傳疏曰臣聞三司會計佛神之用居多焉財用之妄費者莫斯若也伏望申命有司除祀典所載外凡中外淫怪諛瀆之舉一皆禁斷則財用節而無所妄費矣

補中郎將房士良上疏曰其人之制世無史傳憲廟至元之間五道州郡抄得三百人分屬版圖司造成都監各一百五十人為常額自庚寅倭寇以

來州郡蕩然失所邑無子遺而官有定額主家雇人代立借貸利布日徵一匹且不能支侵擾本置則立役當次者亦盡賣財產以就役其弊甚鉅毋循舊弊一切罷之

補四年右常侍金自粹等上疏曰凡中外錢穀出納先報都評議司使司移文三司使精核會計量入為出則庶幾財用有所撙節且無曠官之誚矣王從之補侍中沈德符等上書曰國家錢財出納都評議使司於該司直行文牒而該司以其原額及糜費之數每當月晦輒報三司

鄭麟趾曰三國末經界不正賦歛無藝高麗太祖即位首正田制取民有度而惓惓於農桑可謂知所本矣光宗定州縣貢賦景宗立田柴科成顯綯世法制愈詳文宗躬勤節儉省冗官節費用太倉之粟紅腐相仍家給人足富庶之治於斯為盛毅明以降權奸擅國斲喪邦本用度濫溢倉廩殫竭及至享元誅求無厭朝覲饋遺國贐等事家抽戶歛徵科萬端由是高麗之業遂衰當初食貨出入之制屢經兵火不可備考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六十六

校正

財用考二

國用二

本朝太祖元年上即位升殿下教蠲徭役裕國用
大司憲閔開等疏曰東韓之地介在山海生齒之
數財賦之額無幾豈可不量其出入而妄費哉前
朝小有災變則不知恐懼修省惟務事佛事神糜
費不可殫記此數下之所明知也願自今服節器
用宴享賞賜一從儉約佛神不急之費并皆革出

上嘉納之

鄭道傳曰倉廩府庫之於國家關係實重其所
以充實與虛竭在乎慎其蓋歲量入為出之如
何耳國家凡諸倉庫之名皆因前朝之舊曰廣
興所以支百官祿俸曰豐儲所以儲國用備凶
荒不虞之灾曰長興曰義倉所以賑貸於貧乏
者也曰義成曰德泉曰內藏曰保和曰義順等
五庫所以供內用也前朝之李權臣李仁仕林
堅味等用事瘠公肥私攘奪田土籠絡山野而
又辛禍用度無節帑藏皆歸於宦寺婦人之手

以至倉廩空竭幾無礪石之儲矣惟我殿下正經界而均田崇儉素而節用重祿有勸士之風太倉有紅腐之粟則其所營造修葺誠有不獲已者也又曰國家以三司掌錢穀所入之數而其出也承都評議使司之命而行之蓋有得於周官遺意者矣

二年下教京中豐儲廣興倉及各司屬田外方軍資田不許分屬并補國用田所在官以恆貢之數輸納其餘則收納其官以備軍資

鄭道傳曰國家賦稅之法租則一出於田而所

謂常徭雜貢者隨其地之所出而納之官府蓋
唐租庸調之遺意也殿下尚慮賦稅之重有以
困吾民爰命攸司改定田賦詳定常徭雜貢庶
幾得中正之道然租則驗其田之開荒所出之
數可稽其常徭雜貢者但定其官府所納之數
不分言其有戶則出某物為調有身則出某物
為庸吏緣為奸濫徵橫歛而民益困豪富之家
多方規避而用反不足此則有司之責也

七年傳旨都堂曰宋藝祖別立內庫似為私藏然嘗
語近臣曰軍興飢饉須為預備臨事厚歛非長策也

然則宋朝內帑之立非為私也自是泉貨金帛分命有司專職守也叅驗定數防滲漏也今予置有備庫所以專應軍需其所入錢穀布帛令三司量入為出如有兵興臨時取旨量宜調度

補大司憲南在奏內帑出納古者凡有內用命司謁傳于承旨承旨更啓上前下玉牌是其制也前朝之季內謁直下玉牌而承旨不知豈無詐冒之弊哉願自今凡內用承旨親票下都評議使司以革前日之弊

鄭道傳曰前朝之制置料物庫掌饋食之粟司

膳掌饔餼膳羞之烹熟司醢掌酒醴內府掌布帛絺綿以供衣服司設掌帳幙床褥以供鋪設皆以朝士職之憲司以時體察稽其盈縮之數可謂得周官之意矣自忠烈以下臣事元朝世降公主宮液之費為多或朝燕京留侍都下其道路之費盤纏之用在所當辦於是始置德泉義成庫之屬然其田口貲資或損內帑以鬻之或出於王氏外家之世業或出籍沒之家不在經理之數而遂為人主之私藏也殿下在潛邸時獻議欲盡革之歸之國用當國者持之甚力

故不克如志然因是而革去者不啻十四五及
即位以五庫七宮悉歸之公用昔光武罷小府
禁錢歸之大司農以充公用以今方古實無愧
焉第緣即位之初草創更始庶事繁浩用度甚
廣而其出納之際有司拘於文法或不能給事
機多失於是斟酒損益與即位之教不同者有
焉然權一時之宜耳其成法則未嘗改也

太宗即位初因書雲觀上言以麗朝裨補所各寺土
田之租永屬軍資以費三年之蓄

見田賦考

國初設烟戶屯田給種一斗收其所出五斗以補

軍資至是因司諫院疏罷之

十五年下教曰間尚衣院一月熨斗炭例入八石是亦出於百姓宜減其半京畿民冬則困於薪炭夏則困於馬藹內厩馬只留四十匹宮中供御已令裁減其在外几干御供之物亦可量減須要惠及民生

十七年命除諸道進膳禮曹判書卞季良奏曰人主一身即宗社生民之所托奉養調護不宜不謹上不允

世宗三年

原本作二年今釐改

戶曹以繕工監所儲炭將盡請

令州郡預納明年貢炭上曰方今盛農之時不可役

民姑省之以待秋成乃命條錄用炭之數親減內用炭數十石仍令承政院計一年所用量減之所減柴炭甚多民賴以息

上嘗於慶會樓東搆別室覆以茅務令儉素見戶外有藁席問曰誰為此乎自今非予命雖小物勿納于內

嘗以魚孝瞻為內資判事孝瞻曰官無不可不可顧吾所以絲毫補國者不在官在吾耳乃明會計較經費儲備有素出納以節凡百供進之物以豐以潔無或闕乏又請以庫中雜物不切公用者償典

隸倉卒自備之債上從之世祖在潛邸聞之曰賢者正如是矣

世祖元年汰冗食省浮費以節財用不數年間儲峙盈衍民日殷富

補 韻玉曰時防納之禁既開謀利者競守令民所易備者抑勒取價民甚苦之相臣姜孟卿極陳其弊聽民自便

補 七年教戶曹曰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此王政之所先我國士風不事畜養或有賓祭之需尚且未贍自今京外大小家咸畜鷄豚京

中漢城府五部外方觀察使守令常加考察每歲批具數啓達其中孳息最多者論賞其不用心者論罰官吏亦憑考察賞罰

十一年上以經費無據貢賦不均詳定規式於是吏易奉行民弊悉祛

成覲曰自國初至于世宗朝諸庫公物官不知檢闕內餽物承以院專掌而所食皆御膳之餘食之不盡又分送于其家如有宴會則禮賓設巡酒官進酒倉庫之吏獻伶妓纏頭之幣米穀十石以下擅頒與人一日所用大抵紙數百卷

酒數百瓶他物稱是朝官旅寓者借落庭米於
倉官小不下數石雖名落庭而其實正穀也借
器皿於官備而不納官亦無問虛費萬端自世
祖朝更六典成橫看之案雖至微物皆啓稟然
後用之由是人無濫用

經國大典 凡經費用橫看及貢案○凡物出納之
數京則季朔外則季歲會計啓聞○支供凡物本曹
闕外諸司驗承政院承傳帖印支供監察出納

補成宗元年始行橫看法李克增久典戶曹減損經
費始立此法

三年

原本作八年今釐改

下教曰生財在於務本裕財在於節

用如欲節用必先儉約蓋奢侈則用必廣用廣則財必竭念我東方地力踈薄勤儉節用猶患財用之不裕況棄本逐末生之者既寡爭相華侈用之者不節哉予為是慮遠逐末之禁定役民之法罷不急之務除無益之費庶不擾爾人民爾人民盡力農桑勿為惰慢崇尚鄙儉勿為奢靡量財節用勿為橫費家之與國大小雖殊其體則一苟能存心省約裕國乎何有

①補輿地勝覽云北界地產有土豹狼尾

⑧補雜錄云嶺南下道諸郡於園中及田畔多種柿木取其實串編取乾販賣為利傳遺子孫以柿木多小為貧富

⑧補湖西南山郡村民種苧一歲三收利一如荊楊之間

⑧補倭楮多產出海島中沿海之地亦多栽種造紙則品甚精緻

⑧補成俛曰我國造紙其品不一有蘆精柳木柳葉蘆苧麻骨純倭等紙皆極其精今則只行用蘆精麻骨柳木等品

補金安國嘗取水中苔造紙甚古雅比他紙功省而用博意欲流布益令勸造於四方遂有詩曰水苔為紙自今吾庶益民生日用需

中宗朝經筵官趙光祖奏曰今國家經費甚多故未能減貢賦須與大臣商議減其經費然後可施愛民之道又奏曰今觀各邑之貢土產不均又皆防納一升之納徵以一斗一匹之納徵以三匹因循積弊至於此極朝廷豈不為生民計也古之君臣相戒勅者無非民事後世則徒慕爵祿而不念民功也

宣朝三年設正供都監領議政李浚慶等欲救民弊
別設都監以三公領之

詳見田賦考

承旨奇大升奏曰一年經費甚為浩繁而前年稅
八只七萬石經費必考古事一坊減省量入為出
可也假使來年稅入可至十萬石而引用者四萬
石後又如此至於三年所儲盡矣

○補校理李珥擬時弊疏曰國家浮費甚廣不可枚
舉姑言其一二則內帑之財多歸於供佛兩宗雖
廢而忌辰之設齋自若也淨業不毀而後宮之崇
奉依舊也至若別設尾署欲業孤寡而反為宰樞

土功之利點視軍裝欲整戎器而反為酒肉糜費
之資其他各司贖布摠歸無用之地不過費其公
辦而已請斷自聖心視官府為一體悉以內帑付
之戶曹其奴婢之貢令有司收納忌辰等奉佛之
事痛洗前習一切不行撤去淨業院使先王後宮
毋得變形以示闢佛之意罷別尾署等無益之費
百官只給月俸使自備點心而禁其公辦內而各
司外而監司守令所收贖布作紙悉歸之戶曹則
一歲所得不知幾千疋矣欽虛費而有實蓄不加
賦稅而國用不乏矣議者必以內帑之藏不可猝

廢贖布之收近於瑣屑為辭此則不然人君富有
一國倉粟府庫莫非吾財只在取之有節用之有
度而已何必為私藏以累清明之德耶若使府庫
一空而軍國之需方急則內帑之財必不得為私
蓄矣不若早歸有司之為愈也至於贖布則本是
公家之物非胥吏所當擅用也金作贖刑唐虞之
制也豈可諉以瑣屑使有用歸無用耶

後又以大司諫啓曰祖宗朝稅入甚多而費用不
廣故一年必有贏餘如是積年至於紅腐勢固然
矣今者一年之入不能支一年之出而權設日滋

冗官太多每以宿儲供經費二百年積累之國無
一年之蓄臣意量入為出盡革不急之官無益之
費而典守之官嚴明規畫不被偷竊然後庶不至
罄竭矣又奏曰稅入似當酌宜加之以裕國用而
民生甚困勢不可加必須先解積苦以悅民心然
後收稅始可得中矣

補七年又上封事曰民窮財盡今日已極貢物不
可不減而若用度不法祖宗則不能量入為出而
方底圓蓋理所不合加以風俗之奢靡莫甚於今
日食不為充腹盈案以相誇衣不為蔽體華美以

相競一卓之費可為飢者數月之糧一襲之費可為寒者十人之衣十人耕田不足以食一人而耕者小食者多十人織布不足以衣一人而織者少衣者多奈之何民不飢且寒哉臣嘗記故老之言曰成廟寢疾大臣入問則臥內所覆衾褐細衾將弊而不改矣聞者至今欽想不已伏願殿下命考祖宗朝供奉規例宮中用度一依祖宗之舊儉約之制垂範中外以革民間之侈習

司宰僉正成渾䟽曰京中各司或費多而所貢小祿徵來歲而猶不足者或費小而所貢多充牣委

積而化為塵土者有南物而賦之於北道者有陸
產而收之於海邑者至於進上之獻乃萬民惟正
之供也而民之不供本色已久其中亦有草葉木
實初不足以供兒童一戲之資而使吾民賣衣與
食而進之使殿下而知此則寧不欲輟一朝肥甘
之享而免吾民一日塗炭之苦乎今之言者曰進
上上供也倘非自上裁損則臣子不敢言蠲減之
事是不然昔者唐羌請蠲荔枝孔戣請蠲蚶蜊而
其君賞之良史書之誠以事君之道不在於奉承
而在於安民故也今之進上有日獻月獻歲獻之

規固不可盡廢而京營之日獻出於孫舜孝市寵之計貽害於民君子固已非之其餘歲月之獻豈無無益之物可以裁損者乎

補尹鉉為戶曹判書長於理財凡弊席地衣青綠布悉藏之庫中衆咸笑之其後弊席付之造紙署磨礮作紙紙品最佳取青綠布作野人衣紐不使片割金布皆適於用太倉陳腐之餘鼠矢過半當天使時以資館舍塗壁鼠矢尤粘

補裴三益嘗為豐基郡守郡多宿逋積歲文書盈溢箱篋三益悉令塗之官壁曰非不知聚民而焚

之棄有用以取虛名吾不為也

壬辰倭亂以後國用不足減百官祿俸各品皆無紬布楮貨

補壬辰後李恒福五判兵曹時大賊充斥天兵水陸輳集事關軍旅者靡不歸之本兵而恒備羨餘布萬疋以待急時之用

二十九年諭南方士民曰顧念兵興以後國家多事而經用甚廣戍守轉輸之勞餼糧齎送之費出於徭役正供之外者不可勝記朝徵夕發頭會箕歛而力不得不殫財不得不竭使予赤子困頓流離丁壯或

縊於道樹老氣皆填於溝壑負罪省愆焚灼在心

體察使柳成龍啓曰賊退後戶曹急宜叅商一年
經費之數撙節贏縮定其民間所出之物又分列
邑殘敗稍完處或仍舊或半減或全減預先明白
移文使民間曉然知之然後朝廷惠澤得以下究
而貪官猾吏不得依憑措手於其間矣此乃今日
急先之務而車駕還都已久該曹尚不省詳知委
責出督辦一如前日各司下人之失業者散出民
間虛稱防納貢物作弊多端溝壑僅存之民不勝
其困畿甸尤甚大槩戶曹之任至為緊重臣意急

速籌咨區處極擇有心計幹辦之人為堂上郎廳
勿拘常規必得其才以重經費之任使民蒙一
實惠而國用不至益竭幸甚

左議政李恒福奏曰國初稅八四十餘萬石而軍
士廩料四萬餘石祭享所用四萬餘石貢物亦不
過此頒祿之制刑曹都官正郎之祿四十五石中
廟朝三倉舊儲二百三萬石壬辰之初舊儲五十
餘萬石已縮三分之一即今人口則比平時僅十
分之一田結則不及平時全羅一道矣

李晬光曰軍資監平時有三十萬石故癸巳倭

賊退去後尚餘四五萬石以助軍餉以賑飢民
今倉穀不滿萬石脫有緩急何以濟之夫國無
六年之蓄古人猶以為急况無一年之食子是
故均田節用乃生財之大道也

(補)三十九年昌德宮重建時八道民結每結出水半
疋水邊官則作米船運以為燔尾償役等費令三公
及戶工判主之

四十一年初設京畿大同

詳見田賦考

(補)光海元年始設分戶曹

詳見職官考

(補)三年戶曹判書黃慎以國用匱竭上六條啓一改

量田以均賦役二改貢菜以紓國用三作米布以祛
防納四收魚鹽以除私占五裁省浮費以蓄財力六
久任該官以責成效

(補)又啓曰赴京使臣路費今定上納事既已啓下
矣但使臣私自求請流來已久已成故事今雖分
定納官若不嚴加禁約則必有仍踵舊習之弊如
是則既為納官又應私求終至於疊費民力今後
如有私求者請令憲府覺察計贓論罪

是時以營建財乏故賣官贖刑以補國用又許守
令納銀領議政李元翼奏曰近觀朝廷用度日以

寢廣亂後人民財力比平時未十之一而自上不知財力蕩竭舉措之間鋪張虛文靡費財物漢文帝時紅腐貫朽猶惜百金况此時乎頃日戶曹判書黃慎獻理財之策五條仍命收議于大臣臣以先省浮費獻議但近來浮費皆自上所為非戶曹可得擅省也聞目今地部無蓄各司皆空雖日日加賦於民以充之亦不能繼矣黃慎雖百竭心力經營措辦亦無如之何高麗末葉時用度浩大督責於戶部以今官爵言之則戶部判書叅判盡賣自己田產猶不能繼乃相率而逃去比如食盡之

家自然流離財匱之國安能保存願主上崇儉節
用以保民生以安國家不報

補時經費日廣既以賣官贖刑而猶不足於是內
而宮禁外而戚里大開賂門廣占田園舉稱宮庄
免稅曰東宮陣昭媛陣尚宮陣本房陣者邑邑相
望各司防納之徒皆持內旨及權門關節橫行列
邑漁奪民產同有紀極庄塢之名之以陣古未嘗
有也

補十二年別設調度官以王明會宋敬信金淳之
輩差送于各道科外聚歛癸亥正月又定五道宣

諭使募收米布反正後并盡革罷明會等並即其所在地正法

補初有調度使存罷之議戶曹判書黃慎曰理財之任自古所難善幹辦者有言利之病守本分者貽不職之譏所謂損上而益下量入而為出者實為理財一大方法而外此則皆苟而已近來一年常供不足以供一歲之用不得而已有此調度之號捨惟正之供而貿辦而繼之非唯有妨國體亦非可繼之道只可救得目今而已決難為永久通行之規然比臨時窘急白糶於市廛者則此為善

策耳請更令大臣議處左相李恒福議言不可罷
遂仍存

仁祖反正初設裁省廳凡國家經用悉從儉約上供
之物減之又減大臣慮其難絀下教曰若比閭閻間
亦不為苦矣又下教曰民惟邦本食惟民天視之如
傷使之以時雖山陵之役勅使之需毋使責辦民間
取各司所儲米布以用之亦以內府之物助其費

補領議政李元翼請減陳田之稅充軍額之闕杜
防納之弊又言國用浩繁宜先裁省量入為出擇
堂郎各一員勾管議定從之

副提學鄭經世劄曰積峙糧餉是莫重之急務而
廟堂未有善策惟有節經用一事為若可講而又
不能大為變通只汰得一二微官減得若干下吏
而止議減祭用御供則其名甚大而其實則縮節
無多諸大將軍官雖未知名額幾何餼廩幾何而
度亦應不甚小用以扈衛得力亦不甚多而終不
能罷去蘆田設屯魚鹽收稅等事亦係拮据軍餉
之事而兩司論執逾月尚未得請如此而欲望省
費治財以裕軍食不幾於捧土而塞孟津乎

補元年大司成鄭曄上疏曰頃年土木之役內外

歛怨聖人即位蠲減之令緣下而徵督仍前調度
之命雖罷而貿利依舊較錙銖於舊簿未捧之數
竭膏澤於溝壑垂死之民所得寡而所失多所聚
小而所散大死者有知得無為金純輩所笑乎殿
下何不罷管餉之任將培克諸臣所管文書勿論
已捧未捧付之各道快焚公庭耶廢朝時貽害之
事一一蕩去而需用竭乏則祭祀之物君父之供
百官之捧猶可減也豈忍使水火遺氓復受荼毒
於子視之日乎

補二年承旨趙翼白上曰朱子之言曰莫如明降詔

旨令遂州遂縣各具所收金穀大均節之使郡縣貧
富不至相懸民之舒慘亦不至大相絕矣今養民之
政亦無以易此

補備局啓曰國家承積弊病民之極反正之初首
設裁省廳講究損上益下之策百事悉從簡約至
於祭享御供進上方物并皆裁革庶幾小紓民力
而屯膏莫展洩汗猶甚京外之民未蒙至治之澤
况值逆變蕩盡積蓄回鑒之後益盡儉約道道經
費之需既減又減朔膳日供三分去二縉紳朝列
不遑冠帶向之十者為一丈者為尺苟可以省費

而崇儉者無所不用其極庶追大布大帛之遺意
夫朝廷者四方之本也朝廷之省費崇儉既如是
則四方大小臣工為表率字牧之任者寧可不聞
風而觀感乎如監兵水營一應該用民間應納者
色目數爰不無可省可減之物與其照舊徵捧謾
藏濫用或為下吏偷食之資或為窮乏得我之費
無寧量出為入裁損節用以為殘民一分之惠仰
體聖上如傷之意乎方伯閩帥既如此而又為明
諭列邑凡官中應捧雜物以至柴炭炬草之微者
并令量宜裁減以除民弊備將各營各邑減過名

目及仍存實數明白造冊送于觀察使以憑轉報
大司

補三年戶判金蓋國疏曰為國者必視歲之豐耗
以制一年之用上司所供不恤其濫是一年而濫
二年之用也宜令諸曹必移本曹而取用焉不得
直責於該司庶幾財有所節而國可足也

五年弘文館以亂離之後軍需不足請以民結收布
上教以民亦瘼矣不允備局議私相通諭於京外朝
官士大夫使之隨力出布以補其萬一上曰今此出
布不得已之意如有不肯者切勿勒定致有怨言

補十四年省官寺宮女之數減關內外柴木之費共
綿布九百三十六疋從大司諫尹煌之言也

補丙子後李溟為戶判清將之主東事者嘗求曰
本寶釧索諸民間溟視其釧甚良受而藏之令郎
僚更索他釧以進溟閱視曰雖不如初得者亦可
用也以遺之衆皆莫測其意未幾清帝見所遺清
將釧復求之溟即取所藏釧以進之語郎僚曰曩
者吾已料之君得其善臣得其次不亦可乎聞者
驚服

執義趙錫胤疏曰今之冗費臣不可得以詳知若

以所聞槩言之則司饗院燔造為御用也而厥數
過多多為諸提調之所分價布之不八於燔造之
用中間為尾閭泄者亦有之云此不可量用而省
之乎繕工監草蓐為國用也而提調私占幾與公
用等應求之數又出於公用之中云其列運所需
之費獨不出於民而若是其濫用乎司僕草價之
米出於宣惠廳者厥數浩大而不盡入於國馬之
喂養兵曹步兵之布乃是正軍除番之價而多費
於諸官之月俸粒米尺布何莫非生民之膏血而
不之撙節乎臣之所聞甚狹而殿下若詢問有司

則可盡知之矣此等冗濫之費量入為出則可紓民力節縮收用則可補軍餉不可謂屑屑細事而不一變通也

①補二十年錦州軍前募粟事目 許通秩 良妾

子二石 賤妾子三石 罪人許贖秩 雜犯死

罪斬十二石 絞十石 流五石 徒每一年一

石元限年充軍定配同 充軍及定配二石邊遠則四石 常赦

不原者勿許 除職事依常時例施行而軍前所納一石準常時所納十石 庶孽許通國法甚嚴而一自變亂之後紀綱解弛赴舉通仕少無拘碍

事極寒心自今壬午年為始令該曹嚴立科條庶
孽之許通公文者一功勿許赴舉八仕而在前無
許通公文而登科八仕者雖不為削科削仕並令
依事目納粟成出公文以為憑考之地如有冒濫
現露者論以重律

臣謹按我國經費皆出於土地國初則略倣
前朝之制而損益之世宗朝始定貢粟燕山
時大柰亂宣朝朝略加釐正大抵各道各邑
隨其土產直納于京司而皆出於民結外則
有負載輸納之弊內則有操縱點退之患國

用常患不敷而防納刁蹬民不堪其苦自大
同初設之後從其各道田結之數作為均平
收米之規既計其所收又量其用度磨鍊作
貢定出主人逐等給價自京進獻以為祭享
御供及其他經費餘則儲置各邑以備公用
前後設施及議論並見田賦考

補孝宗己丑大司憲趙錫胤啓曰常平廳即賑恤
廳之改號賑恤本意在於濟活飢民今乃轉而為
聚歛牟利之地貢物未納者先買於主人徵其價
於外方布品倍於本邑米數加於市直欲賑未至

之飢荒而先行病民歛怨之政請一切禁之

元年備邊司以西路站上之費請除出司僕寺衙門銀子多則六百兩小則四百兩量宜分給於京畿黃海等道以為站上之用上曰如可用之何必只給六百兩乎畿甸尤甚凋弊先為顧恤可也又為除出京及五道監兵營穀物米布移報兩西京畿站役都數米一萬七千一百石綿布四萬七百五十疋麻布五千五百疋銀七千六百兩上又下內司米布於該曹使之移送常平廳以補民役

補各道穀物木布除出移用數別單 慶尚監營

米六千石木一百同左兵營木十五同右兵營木
十同統營米六千石木一百五十同○全南監營
米五千石木一百五十同兵營木二十同○洪清
監營米一百石木十同兵營木十同○江原監營
木十同○咸鏡監營正布一百同銀七百兩南兵
營正布十同○平安兵監營木二百五十同內本
道一百五十同黃海道一百同移給次

○補京衙門銀布除出數 籌司餘丁木四十同○
訓練都監糧餉色正銀一千五百兩○守禦廳正
銀四百兩○工曹價布二十同○司僕寺正銀五

千兩○司饗院價布十同○繕工監價布二十同
補備局以圻甸民生有難支之勢宣惠廳一年所捧
量宜減除各司各樣之役姑為停罷以補本廳用度
事啓稟自庚寅十月至辛卯九月合十三朔權減數
補別單 軍器寺西湖沿海各官元貢木八十同
三十八疋五尺每疋作米五斗式○米一千三百
四十六石八升內役價米三百四十六石八升仍
給本寺主人實米一千石移送宣惠廳○各樣工
匠及內別造工匠戶兵曹題給料布米一百四十
八石十斗田米六十六石七斗五升步木七同六

正移送宣惠廳○司僕寺權減馬四十匹所喂宣
惠廳戶曹支放穀草價米五百四石十一斗六升
生草價米五百十八石宣惠廳仍存 生太二百
八十石八斗田米七十一石十斗二升自戶曹移
送宣惠廳 外厰留養馬一百二十五匹所喂田
米二百二十四石此則戶曹題給而因啓辭以本
寺屯穀支放事定奪故田米移送宣惠廳○大殿
中宮殿世子宮月令進供物膳自宣惠廳題給價
米八百二十三石一斗六升因傳教限明秋停罷
已上宣惠廳仍存及移送本廳實數大米二千九

百九十四石八斗二升田米三百六十二石二斗
七升太二百八十石八斗步木七同六疋○仍存
勿罷秩軍咒寺西湖直上納各官元貢木八十二
同三十七疋三尺二寸箭竹及大兵等六官小藥
綿紙五十五卷礪石三十三塊本色上納 訓鍊
都監烏銃弓箭色及鳳山吹鍊所貢役料布戶兵
曹題給數大米五百十石九斗田米二百八十三
石六斗二升太一百二十一石三斗八升步木十
三同常木四同

補左議政趙翼劄請為僧者使納米三石上自公

卿下至庶孽之無役者皆出布一疋以為養兵之資

補四年命出關西管餉耗租一萬石充赴燕使雇馬之費以歛荒也

補八年領府事李敬輿劄曰因循積久新舊難辨弊端歲滋無時可了此無他守令新到者難於摘發前官之所為安於瞞報朝廷之罪以未捧為捧以全無為有架漏度日以至於此朝廷若使新到之官即報監司請出差負鈎校見穀從實錄報然後始令開閉則該部持一文書而周知四方所儲

穀幾何逋欠幾何設有罪責前去者無幸免之弊
後結者無混被之患

補九年判中樞金堦劄曰伏承下教欲以奴婢之
貢助歲幣之價推刷之舉初多愁怨而若聞聖教
則三南之民必先釋然知國家憂民之至意也歲
幣上木價米三千餘石次木四千餘石若以此米
用於歲幣則湖南一道之蒙惠豈可勝言只減上
幣已極感幸何次幣之敢望一二年之後餘米自
剩則雖不減貢民不憂矣湖西大同初定之時不
足之米七千石貸用關畿之米數年之後盡償其

米而今有萬餘石之剩况湖南得此歲幣之助自
為有餘何患不足哉

補十年下教曰古之人君雖富有天下而猶思蓄積
豈非可笑耶漢靈帝撫錢而言曰朕在松筭時愛爾
久矣賣爵聚歛無時不至若是悖入能免悖出乎

補以歲凶下三道及東止兩道戊戌己亥所納歲
幣木九百四十餘同己亥三南所納上幣木八十
八同特命全減以新刷奴婢貢木俾充其代

叅贊宋浚吉疏曰十數年來搢紳之間有國邊民
邊之說行焉蓋以惻怛愛民者為民邊培克幹辦

者為國邊臣嘗以此為亡國之言民即國國即民
分而二之寧有是理古未有此語惟殿下不可
不知此也

補柳馨遠曰赴京使臣所資不自公給而使之
求請外方初甚欠典今則自該曹給一行布紬
銀兩紙扇以至豹皮鹿皮青叅皮水獺皮銀粧
刀倭釧枝三草銀烟竹之類其數極多而猶求
請不已盖求請既有成例故無人止之且故事
求請例是紙束刀子扇柄等屬而近年以來百
弊俱極至於權貴所請則百物並輸闔帥輩至

齋銀布數逾四五百非但外方亦求於京兵衛
門而其大將輩暗以軍資貿銀以輸是以一番
使行率多致富而到彼貨賂販市之弊日漸加
焉又非但奉使者有求請國家有營造進宴等
事例為求請為國婚者亦令求請夫王者富有
一國經稅所入本足以供百用豈有求請於外
藩之理以國家而求請不可使聞於他邦

補顯宗即位初下內帑木綿一千疋發常平廳白金
數千兩諸道監兵營木綿數萬疋以充被災諸道稅
貢蠲減之數

補命下內司綿布一千疋于兵曹使補軍丁兒弱減布之數初吏判宋浚吉言先王軫念軍兵之怨苦兒弱逃故欲除収布事未及就而今各衙門所儲告乏難以充數惟內需司非古先王大公至正之法故在前儒臣皆請革罷然祖宗之制勢難猝變自上斟酌除出以充蕩減之數則可為慰悅民心之一大舉也俄而有是命

補元年命蠲咸鏡道麥布之半及忠清道收米一結一斗復命太僕減馬二十匹

補二年九月命運關西管餉米三萬石海西米五千

石以補經費

補三年四月命下內司綿布三千五百疋于戶曹以補畿輔經用

補五年秋以北地苦寒民無衣資命備局送綿布二千五百疋木花三千斤便宜均分

補司諫阮啓曰即今都下民生之日就凋瘵蓋緣征利多門侵撓不已故也其中公家負債之徵歛一族尤是大段痼弊也一人有犯十家蕩產冤號之狀有不可勝言且其所負債物徵族盡償之後則身自負債者乃得晏然免罪何其負債者之獨

幸而一族之偏苦耶此實由家必欲準捧債物不
暇念及於事理之當否也此弊若不痛革則無
辜之民將無以保生請自今以後凡公家負債之
終不能還償者量其多寡或誅或配定為常律侵
及一族之事則親父子外一切禁斷永為後式令
廟堂稟處○備局啓曰因各衙門徵捧債物侵及
一族之弊果為中外民怨之所起諫院論啓誠有
意見而但念貸出公家之物花消不納之狀雖極
痛惡因徵債而至於誅殺有乖王者之政不無日
後之弊其終不還償者則無論公私賤令該衙門

並其妻子沒為奴婢蕩滌其債物元數不多者則
分輕重定配待其畢納後放釋似當侵徵疏遠之
族理固不可而親父子之外三四寸並不舉論使
之視若路人亦似不當令該曹定其科條以為導
行之地從之○司諫院請對啓曰伏見備局啓辭
其曰終不還償者並令妻子沒為奴婢蕩滌其債
物云者可謂令之便者而其曰親父子之外三四
寸並不舉論使之視若路人亦似不當云者殊非
所以除弊之意也今此負債者之三四寸見其親
屬受刑自出其財以助其償則果可尚矣然上之

人安可勒令為此也且從前一族之侵徵其意本在於債物之準捧不在民俗之歸厚今慮其視若路人誠不知其可也三四寸其可侵徵則五六寸又不可保其不侵徵橫歛之患顧何異於前哉且念公家之許貸於人也必曰吾雖不能還徵猶有族屬存焉無賴者之請貸於公家也必曰吾雖不能還償猶有族屬存焉上之許貸不疑期於必徵下之請貸無忌擬以必償者皆在其一族若使此弊不革則雖侵督一族之舉遍及於齊民其乾沒公財之患愈不可防也請公家負債者親父子外

侵及一族事一坊禁斷永為後式從之

補七年各道甲辰以上還上逋欠各穀及諸般身役米布未捧蕩滌別單大小米五萬四千三百七十五石二斗雜穀六萬二千七百六十三石二斗八升價布五百七同六疋紬一百五十六同四十九疋布七同十八疋

補大司諫姜栢年劄曰伏聞年年使价之行尚方貿易連續有之其中貂皮雖是御用之不可無者而既非逐年所改且其價想必不貲事雖微細所損甚大恐有違於克謹小物之戒且非昭儉之道

特停逐年買米不勝幸甚

補十一年校理金錫胄請節經費劄曰夫國家既已大蠲歲入之額則又必須大節歲出之數庶幾收費相當經用無缺而今國家之所以許該部之寢抑者乃不過各處小小營繕之事而至其役大於此者猶有所不能寢所以飭該部之裁禁者乃不過各司若干先期進排之物而至其費鉅於此者猶有所不能裁者抑又何歟在宋治平中司馬光進一劄子論凶荒殺禮之事其言以為雖南郊事天帝王之殷禮而牲帛之外儀仗之類皆可減

也雖上自乘輿服飾下至親王公主婚嫁之具亦可省也夫以中國之殷富天下之財力一遇數方之水旱其所節損猶且如此而況今吾國之灾八路之灾也禾黍之野盡為蒿萊奠聚之民舉將溝壑饑荒之慘古亦未有然而猶且不能不推其膚髓掠其口吻亟徵於萬無可出之地而若復旋費於非必難已之役甚或至於一事二事不得減依然為前豐豫之舉措而已則此正所謂聚者涓滴泄者尾閭不但有入不需出之慮將必有大亂大敗不可為救者也臣竊伏聞尚方歲例北賈之物

種數頗夥今年則度支所送價銀已有抑減之命
而然以貂皮一種應買之數言之猶不下半百而
一貂之價乃至於十餘金噫災歲之一貂即豐歲
之百貂也災歲之一金即豐歲之百金也此安得
不謂之多耶

(補)十三年各衙門征稅之課悉命蕩滌

(補)肅宗即位初當送告訃請謚承襲等使而領議政
許積以國儲蕩竭請減所帶醫譯及使行盤纏從之

(補)下教曰今年農事又未免凶歉飢困之赤子不可
無別樣軫恤之道各樣身役辛亥以上未收並為蕩

滌今年身役明查各道各邑之尤甚稍實尤甚之邑
則納二疋者減其半納一疋半者減半疋如砲保等
應納三疋之類則勿論尤甚稍實並減一疋訓鍊別
隊御營精抄等保人一年十二斗之所納雖曰比他
稍歇亦不可全然不減各減二斗以為一體蒙惠之
地可也頒相許積所啓辛亥以上諸般有身役逃故
者及各司奴婢內司尚方奴婢各衙門奴婢砲保逃
故之類一依辛亥查出成冊應納身役身供限癸丑
條又為蕩滌事曾有先朝成命矣今年則當為依例
收捧何以為之乎上曰又限甲寅條勿捧可也

補二年下銀子七百兩戶曹使補勅需

補六年典翰崔錫鼎奏曰目今飢荒連仍公私赤立一年之食猶患不贍宜省費節用量入為出稍存羨餘以為貯積而不有大變通亦未兌為空言上自御供以至軍國諸需撙其一年大數裁量變通講定節目以為足國裕民之本上令大臣與任事者議定變通節目以進

補七年右議政李尚真奏陵行時所用遮帳所用綿布麻布不下十同遮索之價亦至三百兩宜仍用舊件以除一分之弊從之○以年凶江原道嶺東尤甚

七邑歲幣木全減

補以年凶因大臣陳達令賑恤廳商議裁減閏維重
金錫曹等考庚戌辛亥已行文書叅量各司物種緊
歇多小別單入啓自今年十二月至明年十一月限
一年量減價米總計九千三百餘石各處燒炭木及
紙地等物亦依辛亥年例限一年量減計米七百七
十餘石大同木二十八同餘疋

補林泳疏曰朝家議行戶布舊弊雖祛新怨復興
殆同救痿成瘳古者公卿至庶人在官者未嘗有
賦役唐之祖庸調自國子監生以上皆免役我朝

亦如此今尊卑皆徵豈為國之體乎身役之弊國
用未一也軍額漸冗也役名多濫也民業未分也
五衛既廢軍門漸野各擅其財以養其軍今以諸
軍需用歸之一處田土所出歸之版曹軍丁所納
歸之本兵量其需用一體分給則國用自裕

八年大司憲李端夏疏請自今年為始必以一年稅
八杵為四分而計國家經費約之於三分之中不足
則上自祭享御供先加節省以至大內侍御掖庭下
人百官祿俸各司吏隸宿衛軍兵或減其廩料或汰
其貲額百司公用一功裁抑各陵忌辰祭油果及果

品加以染苧彩花其費不貲亦非正禮豈不可以裁
減乎若以衛文公衣大布漢文帝衣弋絁屨草屨集
上書囊為殿帷為法則民力可省國儲自裕矣上嘉
納遂除綵花之規

補九年正言金構疏曰養民之術莫要於生財一
國之民孰非殿下之赤子而都下之民又是根本
之地近以年事大殺經費已竭百官常俸貢物定
價皆減其數各司吏胥並省其額此誠不得已之
術也恐或不便何者都下之民不耕不織游衣游
食其命脉之所仰賴者不過外方之所轉輸官府

之所發散而交易有無逐什一之利以資口腹故
都城米價之貴賤而都民之苦樂係焉故必使豐
其廩料優其價直米穀不乏衣食有賴然後可以
奠麗都民而厚其本也是以每當廩料初頒貢物
受價之時都城之米為之暴賤蓋百官胥徒諸色
人所受於官者無不散漫沾被於士民之家設若
一日之內千斛在市萬家各得一斗則是萬人旬
日之命也使此千斛者不出於市則都城之民雖
堆金積玉無救於飢何從得米歲比不登八路同
然公藏私蓄外內俱竭夫以都民之衆調度之廣

而外方轉輸之入既縮於前時官府發散之穀又減於常數則利壅於上澤不下流生理不通米價踊貴一疋之布一兩之金僅足以飽數日而都下之民於是大困矣此可謂損下益上之政而不可謂財散民聚之道也

補十三年湖南御史朴恭輔書啓中外興利為國家必亡之徵全羅道為特甚富商擁財為政者必欲禁抑摧破況以官力行販賣之事民安得不困聖人言專利之害豈不以人各欲利我獨專之力均者必爭勢不可爭者積怨而為亂考之前史其

國將亡必先與民爭利今後京外興利一體禁斷
二十年命裁減諸宮家京各司諸般身役自本衙門
及兵曹給代備邊司啓訓鍊都監御營廳禁衛營守
禦廳戶兵曹則各其本衙門稍有贏餘故自本衙門
充數內司以下諸宮家則裁減之數折半還償已為
稟定矣諸處還報數以綿布計之則當為三萬三千
五百五十疋而諸衙門遺儲中綿布見存之數無多
以兵曹所在銀子計價則當為二萬七百七十一兩
請令兵曹及各其裁減衙門使之照數與受從之
二十三年以年事荐飢自丁丑年十二月為始裁減

御供以下雜物及各司用度以三年為限令該廳以
其所減之物仍給各其衙門以充畿湖上納全減及
身布作米之代其中無全減與作米衙門令賑廳取
用京各司所減一年米一千四百五十三石綿布八
千六百疋銀四百七十四兩錢一千七百六兩又以
百官四孟朔祿俸為逐朔散料

右議政崔錫鼎劄曰量入為出有國之通規我國
常年稅入不過十三萬餘石一年經費乃至十二
萬石而宗廟百官之奉居三之一其二為養兵之
需脫有灾荒稅入裹縮恒有新不絀舊之慮古者

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或有水旱灾荒賴此為備故國無六年之蓄曰急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國無一年之蓄而又有新舊不繼之憂今行臣之計量減兵額則冗食既省經費自紓經費既紓則不待減供節廩而用有餘地矣又曰救民之政不可少緩猶其次也君德為本即今乘輿供奉多所減損固已播聞於民聽而竊見大内修理一番價米多至數千石此雖係官家其視膳著衣袽之屬亦似有間欲望姑令安徐以待稍撙此外凡百之可以酌損而關於經費者

併留聖意則所減雖小為益實大

補時設廳減損各司冗費與貢物價主管堂上李
光夏以為國家所恃者民心而都民供國役者今
猶難保不可復損其價以失其心如諸司官吏騶
直及司中剝費在所當減就其中冗濫不急者一
功裁革而貢物本直及庶民役價無所剗削都民
大安

補三十年右議政李濡啓曰北京使行時各衙門各
軍門所儲銀貨每請貸去而譯官不即還納以致積
成逋欠故各衙門防塞不許蓋彼中需用之路有倍

於前使行時譯官所持者少出歛之際未免窘迫狼
貝之患故必欲貸去公家銀貨者此也回送之後以
其所貿之物貨下送于倭館一年二年補以價銀之
未及出來無意還納以致各衙門銀貨徒存虛簿故
各衙門之必欲防塞者此也今若自各衙門許貸之
後以其都數首譯次知分授行中著實之人貿取物
貨還即告知于戶曹則戶曹以其所貿物貨之數分
付于東萊府依數被執後待其價錢之出來直報戶
曹則戶曹又以各衙門見貸之數並其利殖分送其
餘出給于各其物主則各衙門無煩徵督自可取殖

而譯輩可除徃先侵責之患亦可無延拖不納之弊從之

補四十年以凶荒今年諸道監兵水營及各邑官需依乙亥戊寅兩年例並減八分之一其他各樣應下之數并減八分之二

補四十五年内局提調閔鎮遠啓曰目今西路荐飢之中病疫又熾而勅使非久當來萬無支保之勢臣待罪西關時考見丙子後文書則兵燹之餘勅行相續無他策應之路募得富民勅行時刷馬及支勅諸需如有擔當備納者朝家或許加資或除邊將此

事實為苟簡而蓋出於萬不得已即今西路形勢實
無異於丙子後依前例募得富民使之備納勅需後
啓聞論賞何如從之

○頒議政金昌集達曰近來守令要譽成習凡民間
應捧之物一切不捧至於稅大同亦不收捧上納一
時或有譽聲而民習之日渝邑弊之不貲未必不由
於此而御史廩問書啓皆以此為主以長要譽之習
誠為未安自今以後守令治績只論七事凡干要譽
之政功勿舉論於書啓宜矣世子從之

四十六年中宮殿教于大臣曰近來該曹儲蓄蕩竭

故自上預念殯殿山陵咒咒等物所入銀子以純銀打鍊封置前頭殯殿山陵所入銀咒自內當下所封置銀子如樣造納可也殯殿所用金盞三具瓶一坐三四年前已為造置今欲以此用之耳自上以為近來諸道年年凶荒今番通信使所來銀子出給戶曹而其餘數則並江界內司奴婢貢布代銀子同為封置將以備前頭賑恤時所需而仍曰若得年年豐登不煩用此則幸矣今日國事不幸此等事豈可不使大臣知之乎閏月衣褂曾已製置常時所御衣褂今又備待該曹則雖衣褂之屬不必一一如例準備只

待內間書示始為備納務導平日省約之意毋為虧損聖德之地幸矣

補英宗甲辰戶判吳命恒遙啓曰關西勅需一番所給多至萬餘兩少不下七八千兩此外凡百支供費用無節皆出民間西民倒懸此可見矣小臣到任後經過四勅前後遠接使伴送使另加申飭首譯輩竭力周旋取考各年前謄錄中入給最多者多般往復於通官酌定其數一勅所給不滿四千兩比前太半減省支供亦從以簡約接待四勅一例施行惠及窮民誠甚不貲官民皆稱其便蓋自鄭命壽以後徵索

無節轉益層加勅使則所給無多通官則所給至於累倍故首譯等與通官輩實難減損乃以最少前例支過四勅通官輩初則牢拒末乃無辭受去此後則當以此例定式故小臣邇來時成出謄錄頒布各邑使之依此施行而非久勅使又將連續出來若撓改則民將更受其弊矣此事都在首譯輩居間周旋之如何四勅時首譯及都別將以其功勞特為論賞激勸而後來勅使時若或一毫撓變更有層加之弊則別樣論罪之意嚴明定式譯古輩既有受賞尤為盡心奉行係西民大利害所關處

補時廟議蠲減李光佐

時頒議政

逵啓曰諸路虎贖木則

大同節目中亦固有之而當初立法之意則蓋欲逐年獫虎為民除害以其皮進上或用於方物而其合用者難得故乃以米布酌定收捧以為實用虎皮之資矣夫虎者有則可捉無則不得捉不得則當置之而已今則各邑逐年定為虎皮幾張之數使之納其價至於廣野無寸木之邑何處捉虎而亦令納價且其布極細亞於歲弊而收歛民間則用錢倍徵惠廳所捧之數雖不甚多而初捧於民間者不少矣愚氓皆曰吾邑豈有虎而乃捧虎價也國體豈不歉然乎

若欲蠲減則莫如虎贖木也臣自前每謂當罷而諸
議亦皆然矣惠廳所捧者合為三十二同而一疋當
大同木二疋用之海邑則捧米而大同木則六七斗
作米此則十斗合為一千二百餘石又有監兵營捧
留者矣此不可不罷也

二年戶曹啓本曹常年經用必有米十萬石綿布七
八萬疋錢十六七萬兩然後方可以支過一年而今
年收祖摠計諸道米僅六萬餘石綿布二三萬疋錢
則海西山郡元作錢及嶺底五邑稅穀作錢合為四
五萬兩其所不足米則四萬石綿布則五萬餘疋錢

則十餘萬兩矣祿糧不足代江都米取用既已陳達
間關西各庫有綿布二十五萬餘匹錢三十二萬兩
云目今曹事若是窮急不可不急時變通關西綿布
限三萬五千疋錢六萬兩趁今輸來以爲補用錢布
代則請以一年條稅穀還報上允之先是景廟甲辰
因戶曹啓取用關西補軍廳錢四萬兩至是又輸錢
布地部之取用關西錢布始此

閔鎮遠曰地部一年所入若過十萬石可以支
用一年未滿十萬石則用度大窘至於稱貸繼
用而近年以來連值凶歉國家吉凶大禮稠疊

一年所入常不滿於十萬而所費輒過於十萬
以此江都業漢所儲軍餉及賑廳積年拮据之
穀為地部所取去蕩然無餘今則亦無補貸之
處可謂岌岌乎殆哉內用物種若有大同事目
中所無者則例為責出於市民自地部給價而
此等物近來地部亦不給價市民求得此物之
際十倍其價而艱辛實得又費許多賂物僅得
進排而皆出白地不得其價况市民別買昔則
至窄而今則至繁以此貢物人及市民無不倒
懸試以柴炭言之祖宗朝則宮人不敢居處於

溫垸而板房席以登每以過冬月今則闕內柴炭有裕濫觴於宮人族屬家以至根藉竈庭販賣資生且宮人宦寺掖隸祖宗朝皆有定額今則比大典額數不啻倍蓰宮人近千宦者至累百掖隸亦多增額凡宮女一人一年糧費饌物衣履貢物價米用下之數通惠廳地部而計之則殆過百石一人費米百石則十人為千石百人為萬石近千宮人當費幾萬石耶宦官掖隸之費雖不及於宮人而皆受厚廩且給衣資數多則費繁其勢然也為今之計若非大更張大

振作必將民窮財竭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貢物
物種元定之數每朔以進排用下之數八啓自
上考覽俾無加用之弊或有加用之命則該廳
八啓爭執事永為定式戶兵曹逐朔用下之米
布比準於數十年前文書近來加出者之不緊
名目皆永除之舊各殿貢物之仍存者皆除之
宮人宦官掖隸一依大典額數而額外皆減之
燕京別賀等事痛皆革除內司及各官雖難猝
然盡罷依周禮之法使廟堂揔察以一年應用
之數作為定式又以米布錢量定其數以備內

間別用及不虞之需而土田魚鹽柴場折受處
計其一年應入使之僅足於一年應下之數其
外皆革罷之每朔以所捧所下之數作為文書
進呈廟堂廟堂考覽若有定式外過濫之事則
廟堂罪其次知內官如是寔通則官府財用自
當有裕而治平之道可庶幾也

補十年全羅監司趙顯命疏曰孔子曰節用而愛
民財者非從天降從地涌皆出於民而用於國者
也用之無節則其勢不得不加歛於民而遂困矣
故先王量入為出而定為三十年通行之制裕國

便民未有善於此法者也春間筵席殿下為之發
端至以草衣木食之教發於絲綸此殿下盛德至
善所以洽于民心者而在下者未有能導揚而成
就之但以零碎物種草率減損苟為彌縫於目前
而殊無實效之可言致令屢經飢荒之殘民不得
蒙非常蠲恤之至澤此臣所以至今慨然者也臣
願自今年為始一年所入財賦毋論多小就其中
五分除留一分而以其四分準一年經用則如此
五年成一年之蓄十五年成三年之蓄而國無凶
荒矣議者以為以一年之入不能繼一年之費以

五分之四何能支用乎是固然矣然汰冗官冗吏則食之者固已寡矣又自上供下至俸祿料布以此遞減要以准五分四之數則可無難繼之患況殿下以草衣木食從事於上則下雖有升斗尺寸之減孰敢懷怨怒之心也夫既能此則米布積矣每年倭貢生銅殆過數十萬斤而消融於弓角契今若括此間年鑄鑄而一依大典法山海魚鹽之產而入於私門者皆自度支主管則煮海鑄山之利興矣銀非國產然密防菜蓼之潛賣嚴禁八色之濫帶則倭銀日至而入燕之數減矣然則銀貨

亦不可勝用也米布既積魚鹽銀錢足用則國計裕物價平而隨時低仰之權不歸於富室矣

補十二年教曰唐書實中時弊于今所講中錢貨弛張兼并歛重尤有覺得頃因遣臣陳達身布代錢之事雖以嚴飭陸贄書中先王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財之大柄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穀帛者人所為錢貨者官所為人所為故租稅取焉官所為故賦歛捨焉云者事理甚明而至於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饋等說尤為的確大抵以錢代布初則由於錢賤布貴損上益下之意而

今則布賤錢貴損下益上亦甚無謂懶農輕畚之弊
率皆由於此莫若去其姑息亟循舊章另加嚴飭京
外而兼并歛重生民痼弊陸書已詳雖不煩諭浮屠
之習虛糜之風俱由於此欲革侈習舍本奚他其令
備局騰此條諭乎諸道而法貴行不在刻裕其制嚴
其令十二字乃祛弊之要務亦令諸道方伯體此而
行焉

輔以世子丹封慶公債限十五年私債限二十年非當
身見存者並蕩減從大臣言也

補十三年戶曹判書朴師洙巡啓顯廟朝戊申己酉

年間儒賢則宋浚吉宋時烈造朝宰相則鄭太和金
佐明佐職裁節內外用度作為式例名之曰戊申錄
伊時上奉兩東朝下有諸公主而國家用度節約猶
如是聖君賢輔所作為夫豈偶然而其後需用漸加
戊申式例中廢不用今則比其用度不啻數十倍增
加矣雖古今異宜有難一一遵用若取其中更加斟酌
裁定豈不為節用弭災之道乎上曰所達是矣令
廟堂依申謄錄裁酌稟定可也

十四年兵曹判書朴文秀稟定兵曹二軍色騎步布
捧下節目先是二軍色經費出入極其浩繁而應下

與別下都無別白謄錄官不檢察吏生奸竇故尾闕
之泄殆無限節至是稟定逐朔魚鱗秩月令秩每當
應下秩春秋兩等秩一年四等秩一年一度秩式年
例下秩一一分類列書而必書其應下錢布之數於
各目之下彙成一卷名以魚鱗丹而無時別下之有
舊例者亦為別書於魚鱗丹末端凡用下時使計士
考准所載之目一依前例磨鍊至於別下之或無可
據前例而不可不用下處則堂上商量其當下與否
在所十分當下者然後始依應下例舉行六道騎步
布井間丹初頭書各道應捧都數而過入當盡捧之

後捧綿布及錢幾疋幾兩內入當用下綿布幾疋錢幾兩遺在幾疋幾兩書錄計士姓名以便憑閱

十六年命減庚申田租後使惠廳及京外各衙門區畫戶曹經用

庚申年條田稅因特教蠲減者米十萬九千七百九十石大豆八萬五千七百六十六石綿布麻布六萬四千一百疋錢一萬三千四十三兩收租應上納之數以沿海大同磨鍊移劃倭料公作米豆以本道曾前磨鍊各邑大同移劃戶曹放料所用小米大豆以海西詳定關西關東常賑穀

磨鍊移劃戶曹需用海西作錢三南稅綿布代以兵曹
軍門綿布或關西統營錢並雜費磨鍊移劃

領議政金在魯啓曰今年田稅既已蕩減守令之
衙祿公需位及諸宮家民結兌稅則乃是民田中
以所捧之稅或作官用或宮納者也此亦不可不
使之減稅而守令則以還耗代為取用諸宮家則
以儲置米代為出給似宜如學位水站位亦有以
民結收其稅而用之者請令一體施行上從之

續大典 經費叅用大同事目○每月初本曹卽官
與監察同審有錢穀各司倉庫以啓○凡官庫錢穀

京外官料理為名那移防納者依那移出納律論

補續大典 諸司雜物出納時該官及監察各其文
書及庫封書職銜署名著押○凡有責納於所管各
司皆用帖文踏印署押違者罷職○外方各營鎮邑
劃給需米有差使客支供分大中小路劃給外官身
死及遭喪者給喪需米有差外官迎送刷馬計道里
定數○國庫虧欠盜用一應推徵之物及未收田稅
貢物京則漢城府外則諸邑行移督徵過期不徵者
官負論罪

補二十四年傳曰今者蕩滌之命體昔年恤民之德

今日次對既已詢問大臣諸臣而十年以上猶欠恤
民之意諸道各樣舊通限十年並蕩滌其不叅限年
之邑不無向隅之歎雖定限之內各其最久一年條
一体蕩減後狀聞而噫今者此舉蓋與民同慶之意
舉行之際若或真偽相雜不能惠究之弊此非今日
蕩滌之意也此則當有日後廩問之道當該守令隨
現重繩以此令備局一体分付諸道

○戶曹判書朴文秀所啓關內各司及五上司若
有取用物種則捧甘於各司然後各司進排乃是
三百年定例而法綱大解不為捧甘於本曹直為

取用於貢人故貢人進排之後欲受價於本曹則
本曹不即給價不但此弊而已各司及貢人少或
遲延則直為發牌捉囚故就囚之際情債甚多各
司及貢人之不能支保專由於此故曾以修明舊
例之意報備局申飭以若不捧甘於本曹直取用
於貢人則隨現重治之意而此後關內各司五上
司下屬憑藉官令若有直取用之舉則隨其現發
或移文或牒報於關內各司及五上司請治下屬
輩直取用之罪而若不許施則勢將自本曹草記
移法司而處之至於緊急進排之物不可拘此例

一邊捧甘取用為宜以此分付何如上從之

二十五年命刊行各殿各宮供上定例六卷國婚定
例二卷各司定例十二卷尚方定例三卷名之曰度
支定例先是各殿各宮進獻未有一定之業貢人
日困經費日匱至是因戶曹判書朴文秀所奏上命書
進內入物種御筆逐條定例一併減祛至於應入物
種亦多特減見減者累萬計大小嘉禮時進排物種
膳錄不一輒臨時啓稟舉行故多寡不同糜費殆無
限節上命書入膳錄一通以御筆逐條存減凡名色
之浮華者數及之過濫者一併省減其所省減之數

亦至於累萬之多王妃嬪宮嘉禮法服之前用紋緞
者代以鄉織大君王子公主翁主命服之前用紋緞
者代以廣織其他紋緞併以廣織代用紋紗並以廣
紗代用紫綾褥以吐紬代用人蔘煎果代以冬瓜繇
花代以紙花教命寶丹所裹用雲紋緞其他袂及床
巾并用礶紅七升鼎紬內袂則礶紅九升鼎紬進排
而至如珠貝之屬一併特教減祛各司進排曾無恒
定有古無而今有者前少而後多者有當給而不給
者不當給而給者濶狹專出於一時判堂之意操縱
又在於中間猾吏之手該司之瞞報貢人之浮費不

可勝言上命有司一併釐整其進排實數以成定例
御製御筆卷首曰今者釐正意蓋深矣若無此舉何
以滲泄之此甚哉依此印本以置以備考後此後
若或有復濫者復請復舊者度支之臣將此下教以
奏施以制書有違之律噫此乃為國深計為嗣王者
焉敢忽哉

補仍下御製度支定例綸音曰夫有國則有法例
即當然之理也故周有禮我朝有經國大典此正
前聖後聖其揆一也然大典之制即禹貢任土作
貢之意也而法久廢生古今同然忠實文損益三

代亦有故昔年設大同於三南鄉民因此息肩京
民因此賴活猗歟盛哉而法更而無定制故國儲
日益滲泄貢人又亦倒懸此豈為民定制之盛意
哉昔孔夫子以節用為愛民之本漢帝惜露臺費
宋帝不食燒羊可謂得節用之義矣故臨御以來
雖有前例者知其一端之帛一隻之魚為民弊則
無慮億計尋常審慎而近聞用道比前倍蓰云恒
竊訝之幸因度支之提稟乃乎詳知近歲以來從
中浮費者比諸昔年不啻百倍噫若無此稟深居
九重其何能知乎一併刪正作為定制自此以後

度支之臣自可開卷而瞭然猾吏何能用奸貢人
復何稱寃然舜之命夔寬嚴相濟諺亦云水清則
無巨魚定例之際務從簡噫以予褻耗非今度支
之臣何以辦此於晚年其中今無號而亦為一例
定制者蓋倣大典五禮之意也而亦杜他日增一
例舞法之弊也然予於此豈曰既定可垂裕乎心
竊慄然者常訓既引昔年御詩中金珠濫費誠難
儲之句噫夏禹之菲衣服殷湯之殖殖貨利之時
豈料梁紂之有酒池肉林瓊宮瑤臺非特憂殷漢
之文景富庶之餘武帝恃此而窮兵黷武四海波

蕩起栢梁之日其能思惜露臺之時乎以此觀之
不在於政而在於人噫予則深慨從中之浮費若
是釐正而此後為嗣君者不諒苦心或效漢武之
意其不節用于今定例之意焉在象著為玉杯一
或放忽其流之弊奚徒漢武與傑紂而同轍嗚呼
嗣王莫曰此不過度支之謄錄諒予不顧靜攝閔
月君臣一堂釐正之意予又於此有交勉于臣僚
者噫今科玉條自古燦然而百度恬世國綱日解
者非文不在也即人不存也此後若或放忽于今
定例之意亦焉在哉且後世嗣王若不恤于此雖

無節於用也。有司之臣拱手傍觀其無覆難。此非
昏則諂也。豈徒負于嗣君實負于予也。噫。臣雖直
而覆難為其君而拒之。此其負在於何乎。思之及
此。豈不悚然乎哉。呼。冥一通其命。並梓嗚呼。嗣君
其敢忽諸。吾國興替。吾民苦樂。專在於此。其宜銘
于心而惕于中也夫。

補命五軍門宣惠廳行會計法教曰。節用廣儲蓄。非
以為君乃為民備。水旱軍需。周禮補王無會有司有
會內而度支騎曹外而各道俱有會計。惟五軍門中
間創設。故無此例。惠廳國之所重。而其所會計不過

葉單八啓仍作休紙一依戶兵曹例修案以入

二十九年上命承旨李之億反閱兵曹二軍色記付實數封不動銀錢綿布麻布苧布

補命釐正江民弊任事者成節目進之中有密網語教曰成湯解網鄒聖亦云數罟不八密網截江非禮記無覆巢之意昔年因禮記月令篇令內局勿捧青頭鴨此正當法祖宗者也申飭嚴禁此後造此網者徒配

三十六年下教曰戶曹自戶曹惠廳自惠廳度支不足則雖貸用於惠廳此不常有之事而度支每以不

報近來惠廳三萬石度支三萬兩逐年搜用之定式
其名不正自今除之

戶曹稅八米逐年有加減而每年不足於經用之
數殆近數萬石故每以錢三萬兩搜用惠廳米三
萬石以應不足之需至是因戶曹判書洪鳳漢所
奏以惠廳曾前貢物減下條當送戶曹米八千石
名之曰庚辰作米各官房各衙門免稅及屯田位
田三手米條一併出稅屬之戶曹又得各貢餘米
及減下米合為一萬六千餘石又以戶曹別買貢
價米中以綿布及錢叅酌代下其所搜米為萬餘

石以此充逐年不足米數惠廳米搜用名色則永
罷之

四十一年下教曰聞兵曹封不動中爲傷腐名存者
多云或有不虞緊用者而取用於封不動則以腐朽
之布備待吁嗟其時該堂該郎雖施軍律何補於此
兼粥善洪檇爲反庫御史盡取腐朽者令備局從便
區劃此後申嚴用舊蓄新之法勿論內外國用官用
一遵此例

補四十六年先是議政府爲府屬廩料放債於市民
收其息以充其費至是曰詢問貢市人弊瘼而聞之

下教曰堂堂千乘之國政府爲府屬廩料與民爭利
乎命焚其券

兵曹戶曹封不動數

孝宗朝乙未兵曹封不動綿布三萬六千六百五十
疋銀一千三百六十六兩

顯宗朝辛亥封不動綿布二萬四千四百五十
銀八千八百十三兩

肅宗朝庚子封不動綿布五萬五十匹內一萬匹移
置江都銀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五兩

景宗朝壬寅封不動綿布五萬五十匹錢一萬兩銀

一萬九千三十兩

英宗朝己丑封不動綿布五萬一千九百五十匹內
二千五百匹移置南漢錢十二萬二千兩銀十一萬
兩

續今上朝丁未封不動綿布二萬八千二百五十匹
錢六萬九千兩銀十萬七千一百二十兩

戶曹舊無封不動自顯宗壬子為始綿布封不動二
萬五千匹今則為七萬九千五百匹銀則自肅宗壬
申為始封不動十七萬兩今則為四萬六千七百兩
錢則自英宗己酉為始封不動五萬兩今則為六萬

兩

續今上丁未封不動地木九千匹下地木一萬八千匹天銀一千七百兩地銀一萬五千兩錢七萬兩

戶曹一年分劃恒式

廣興倉為百官實職軍職領祿一年米一萬九千二百石大豆一萬八百石劃送內司年例輸送米一千二百七十八石大豆七十七石

軍資監為雜職散料及各衙門將校貢役料一年米二萬四千石大豆一萬三千二百石田米一千八百石劃送內司年例輸送米一千七百八十石

別營為訓局將官以下軍兵放料馬料大豆及訓局兼司僕加料一年米四萬一千三百四十石大豆九千七百石田米二百五十六石劃送

別庫為各衙門貧役散料及兩西貢物元貢不足別貿易價一年米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石大豆三千四百四十石田米二千二百四十一石劃送

豐儲倉為內官頒祿及年例賜米一年米四千五百五十三石大豆一千四百四十石劃送

養賢庫為居館儒生供饋一年米九百七十二石大豆二百九十七石劃送

典牲署為留養祭享犧牲料一年米一百八十石
大豆一千七百十六石劃送

司僕寺為留養馬料一年大豆二千七十六石田
米五百十三石劃送

一年應下米十一萬一百四十三石大豆四萬
二千七百四十六石田米四千八百十石每年
分劃時考各倉遺在或有加減別下不在此限
錢綿布應下臨時推移無恒式

度支事例 慶尚道河陽清道永川新寧軍威義
城青松真寶居昌義興英陽開寧金山知禮安義

陝川三嘉慶山慈仁彥陽咸陽山清二十二邑忠
清道黃澗報恩懷仁鎮岑懷德永同沃川青山文
義九邑全羅道茂朱一邑並以山郡田稅作綿布
上納○江原道通川蔚珍高城歙谷三陟襄陽杆
城江陵平海平昌旌善金化平康十三邑田稅米
大豆并作布上納○黃海道新溪谷山遂安瑞興
黃州安岳信川載寧長湍長連文化豐川鳳山松
禾殷栗十五邑田稅作錢上納慶尚道安東尚州
聞慶醴泉咸昌比安龍宮奉化豐基順興榮川禮
安十二邑田稅作錢上納○三南稅米一石作綿

布三疋半大豆一石作綿布二匹半三手米一石
作綿布三匹關東依此式作麻布黃海道山郡及
慶尚道嶺底稅米一石作錢五兩田米一石作錢
四兩大豆一石作錢二兩五十文黃海道長山以
北稅米一石作錢四兩五十文田米一石作錢三
兩五十文大豆一石作錢一兩七十文以為錢布
經費○一年外方巫女收稅綿布一千二百匹零
每名稅綿布一匹代錢則每匹三兩五十文西
巫女稅會祿本道而止關則三甲六鎮外已酉為
始上納海西巫女稅全數管餉會祿兩南匠人收稅綿布三百三十
匹每名稅綿布一匹北道貢蔘代五升生布三千

七百九十匹上納并補用經費

兵曹事例 二軍色一年所捧六道通六番騎布

五萬八千三百二匹步布三萬七千二百三十三

匹均廳給代四萬三千三百九十二匹坡州草罷

騎步兵給代八十九疋合綿布十三萬九千十六

匹原本作十三萬四千
八百三匹今釐改一年應下十二萬匹零此

外別例有時增減無恒式

年例歲幣數

白上綿布一千匹生上綿布二千匹大奸紙二千

卷小奸紙三千卷鹿皮一百張水獺皮三百張白

紬二百匹紅紬一百匹綠紬一百匹白紬布二百匹五爪龍紋席二張彩花席二十張好腰刀十柄粘米四十石

年例節使方物都數

黃細苧布三十匹紅細苧布六十匹白細苧布一百八十匹黃細綿紬七十匹紫細綿紬一百四十匹白細綿紬一百二十匹龍紋簾席六張黃花席一百十五張滿花方席五十五張滿花席九十五張雜綵花席一百十五張粘六張厚油屯十部水獺皮二十張白綿紙四千卷螺鈿梳函四事

別使方物不在此限

年例倭國入送使禮單都數

人蔘三十斤十四兩豹皮十六張虎皮十二張白
綿紬三十匹白苧布四十七匹白木綿六十匹黑
麻布三十匹黃毛筆四百四十五柄

通信使禮單及別差倭入送回禮單數不在此
限

戶曹一年經費出入數

孝宗朝辛卯年度支一年所入米九萬九千二百七
十石田米一萬六千四百四十石大豆四萬一千七

百二十七石銀三萬九千九十三兩綿布十萬九千一百匹布五千匹○一年用下米十一萬一千九百三十四石田米三千七百六十八石大豆三萬五千二百四石銀三萬五千九百二十七兩綿布十萬三千六百五十匹布五千匹

顯宗朝戊申年度支一年所八米十萬三千九百六十三石田米一萬五千三十二石大豆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一石銀三萬二百六十二兩綿布八萬六千六百五十匹布五千匹○一年用下米十一萬一百七十四石田米一萬五千七百十七石大豆四萬七

千三百四十七石銀一萬二千二百十四兩綿布五萬三千七百五十匹布五千九百匹

肅宗朝度支一年所入分三等為上中下庚辰為最多年米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一石田米二萬四千九百十二石大豆六萬二百十五石銀三萬九千五百十九兩錢八萬四千二百六十兩綿布八萬三千九百五十匹布一萬九千八百五十匹○丁亥為中年米十萬七千九百十四石田米三萬一千一百五十八石大豆五萬三千一百五十八石銀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三兩錢六萬六千二百六十兩綿布八萬

七千三百五十匹布一萬三千五百五十匹○癸巳
為最少年米四萬三千七百八十石田米二萬六千九
百六十九石大豆三萬九千九百八十石銀六萬六
千七百八十兩錢八萬二千三百五十兩綿布六萬
七千五百五十匹布六千五百五十匹○一年用下
分三等為上中下壬午為最少年米十二萬一千六
百五十石田米一萬九千九十二石大豆五萬一千
七百三十二石銀二萬三千一百兩錢八萬一千八
百五十兩綿布十一萬五千八百匹布一萬四千九
百匹○甲午為中年米十萬五千六石田米一萬五

千六百八十石大豆四萬五千一百八十石銀三萬
一千二百八十兩錢七萬三千二百兩綿布七萬三
百五十匹布五千五百匹（乙丑為最小年米八萬
六千二百六十石田米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七石大
豆二萬六千九百十五石銀三萬二千七百三十五
兩錢三萬三千九百三十五兩綿布五萬七千八百
五十匹布三千四百匹

景宗朝癸卯年度支一年所入米九萬八千五百十
一石田米一萬四千五百九十石大豆六萬三千五
百二十七石銀三萬一千一百五十六兩錢十一萬

五千二十六兩綿布七萬八千九百匹布一萬一千
五百匹○一年用下米十萬六千七百二十四石田
米五千七百三十九石大豆六萬四千五百九十石
銀四萬九千九十一兩錢十二萬六千六百七十四
兩綿布十萬八千八百匹布一萬三千五百五十匹
英宗朝度支一年所入分三等為上中下庚戌為最
多年米十二萬七千八百七十石田米一萬五千二
百五十石大豆六萬五千八十三石銀二萬八千三
百三十二兩錢十七萬七千四百二十兩綿布八萬
八千七百匹布八千四百五十匹○己巳為中年米

十一萬三千八百四十石田米七千十三石大豆三萬六千六百五十石銀一萬六千五百三十兩錢十六萬九千七百九十兩綿布七萬八千七百五十匹布七千五百匹○壬子為最小年米六萬八千五百三十四石田米一萬二百石大豆三萬三千二十四石銀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二兩錢九萬三千八百九十兩綿布三萬七千六百五十匹布六千九百匹○一年用下分三等為上中下丁丑為最多年米十四萬八千四十七石田米八千二百八十石大豆四萬三千五百四十石銀二萬四千四百二十兩錢二十

五萬二千二百三十兩綿布十二萬五千四百五十
匹布二萬三千四百匹○辛亥為中年米十二萬七
千八百八十石田米九千九十七石大豆四萬四千
七百二十四石銀四萬五千五百五十四兩錢十九
萬八千七百九十兩綿布十萬七千二百匹布五千
二百匹○己酉為最少年米十一萬八千七百六十
石田米一萬一千四百七十石大豆四萬五千一百
六十八石銀三萬六千一百四十七兩錢十三萬三
千六百十六兩綿布七萬一千九百匹布二萬三千
匹

續今上朝度支一年所入分二等為上下庚子為最
多年米十萬九千六百八十二石田米四千一百七
十七石大豆四萬一千三百三十三石銀七百十六
兩錢十五萬二千二百四十五兩綿布六萬二千九
百六匹正布七千二百五十二匹○甲辰為最少年
米八萬四千七百九十四石田米三千九百五十一
石大豆四萬一千六百九石銀六百八十四兩錢十
四萬八千二百五十兩綿布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五
匹正布四千一百三十七匹○一年用下分二等丙
申為最多年米十三萬五千六百五十五石田米三

千二百三十六石大豆四萬三千七百四石銀二萬
七千九百二十七兩錢五十七萬六千七百六十九
兩綿布十萬六千二百二十四匹正布六千五百六
十一匹○壬寅為最少年米十萬三千一百七十一
石田米四千九百五十一石大豆三萬八千二百七
十九石銀二千一百二十五兩錢二十一萬三千五
百五十二兩綿布四萬九千七百二十三匹正布六
千六百七十三匹

臣謹按經費出入專在度支而仁廟以前屢
經兵燹文籍蕩然孝廟以後始可以畧綽考

据而歲入歲出之數逐年不同故畧載其槩
於右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六十六

